

編後語

楊慎鈞

醫學、人文、北醫、校友

「你究竟想編出什麼樣的一本書？」

自從答應社長要把綠杏三十四期編出來之後，我時常反問自己這個問題。

目前校內的學術稿件投「北醫學報」；校外投「當代醫學」、「臨床醫學」；文藝、生活的文章投「北醫青年」；新聞性報導登在「北醫人報」，各科系又有各自的系刊。說要編綠杏，她的方向在那裏？有誰能夠決定她的內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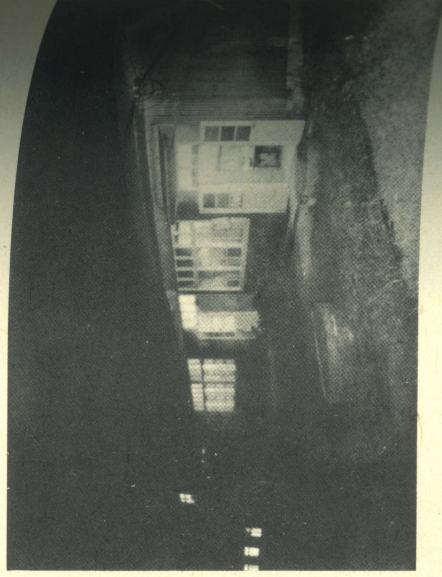
暑假期間，到圖書館把每一期當代醫學、臨床醫學、健康世界、以及綠杏……，大略翻過一遍之後，為這期規劃了一個目標：我想在這期綠杏做一種嚐試，包容學術、人文、生活、校友各方面的文章，一方面高低年級各取所需；另一方面，寬廣的發展也許可為將來的編輯方向找到一個新的出路，或是引以為鑑。

編輯方針既定，就開始拿著稿紙，以及寫有綠杏社址又貼好郵票的信封，四處散發了。

十八銅人陣

想要出一本綠杏，要能闖得過十八銅人陣。這期綠杏所遇到的銅人，第一個是賴仁涼，其次是吳東璧，他們在十月之前一直積欠綠杏稿債；那段日子，我時常一日三顧網球場，單人力戰手執網球拍的兩大銅人；是謂「男子三打」。可慶慰的是，他們最後不但沒有列名這期的呆帳榜單，而且作品均在水準之上。賴仁涼兄又在美編最後的衝刺階段，苦撐著陣陣發作的胃潰瘍，獨力完成數十頁，令我不只一次想把總編編譯給他，可是他卻早已絕意仕途。

第三號銅人，叫做李友中。他常悶聲不響地來到刊物室，從一大疊打字完稿中，找出自己的作品，然後拿到一旁邊看邊笑，邊看邊改。更糟的是，他常整句重改，這種情形不下五次；改好了，又喜歡自己找字來貼，但卻越弄越髒。最後社裏乾脆影印一份送他拿回家任意塗改。他的



大作：「北醫荒謬劇場」、「我在迷幻窟」，確是文如其人，值得特別推介。

在時間的流域裏

以上諸位武林高手固然厲害，但最大的銅人陣，還是自己與時光之間的拔河戰。在時間的流域裏航行，編綠杏就像在正常的航程中，抽出時間悄悄上岸，探訪、找資料、撰稿、美編。當我再度啟航，同班同航的輕舟早已越過萬重山了。在追趕千里江陵的時候，多賴家住打字行附近的王超然學弟，每天往來帶回打字稿；使我能迅速地影印打字稿請人校對，而後集中在十月底的兩天假日裏，借得二一〇一，請來三十多人美編完成一百三十多頁；同時把影印本上找到的錯字訂正在蠟紙上，再請打字行將正確字打好直接貼上去。由這一系列進展下來，總編的工作變得很有趣；不會爬牆離開學校，晚上留在刊物室美編的日子也沒有超過七天。這要感謝徐慧興、賴仁涼、賴鈺嘉、林凱瑞、于運順諸位美編高手拔刀相助。同時也要對陳克華、柯毓賢說聲抱歉，在你們升三年級之後，還常去打擾。

忌水上的大橋

今年五月，摯友蘇哲能接任綠杏社長；在四年級黑暗時期，他擔任班代的任內，曾為我在洶湧而至的惡水上架起大橋；只為了這個理由，我不揣自己是否能夠策動綠杏，就冒然答應了他的托付。希望出書後，沒有辜負他對我的厚望。暑假裏他又時常冒著大太陽載我到榮總旁編譯班的急診醫學，聽完了課，就到天母附近的藥廠拉廣告；回台北途中，又到士林、林森北路的校友家中拜訪遺稿，給我很大的方便。

尤其在編輯的最後階段，祖母遽然去世，我歡度南下，目錄與頁碼是守著靈柩編寫出來的。這段期間多賴社長給予精神支持，使綠杏三十四期能夠順利出書；最後，謝謝我所摯愛的雙親，願以此書獻給所有關心北醫的人。